



苏绣

李明 沈建东 著



符号江苏



苏绣

李明 沈建东 著



文化符号的魅力

邢志军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首来自江苏的民歌《茉莉花》走上国际舞台，让世界记住了江苏。时至今日，这首优美的乐曲，已演化为中国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许多国际友人就是寻着《茉莉花》的韵味，认识江苏并种下了对江苏特有的情结，这便是文化符号的魅力。

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的江苏，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一代代江苏人辛勤耕耘，不仅创造了辉耀古今的物质文明，而且形成了吴越古韵、楚汉雄风、金陵人文、维扬风物的文化特色，可以引为江苏符号的资源不胜枚举。

在江苏众多文化符号中，延续六百多年的昆曲，不仅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也是世界戏剧的三大源头之一；明孝陵空寂神道上的巨大石像，印证着南京虎踞龙盘

的王者气象；“咫尺之内再造乾坤”的苏州园林，代表了中国风景式园林艺术的最高水平；发端于南京的云锦纹样图案和以精、细、雅、洁蜚声的苏绣，以及宜兴紫砂、惠山泥人、江苏书画、江苏美食、南京城墙、徐州画像石、扬州漆器等等，都是江苏历史文化的名片。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开放的江苏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江苏需要把更多代表自身特色的文化资源介绍给世界，世界亦需要借助更多的文化符号来感知江苏。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策划、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符号江苏》丛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江苏最具公认度和代表性的特色文化资源，其中不少已列为世界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标志性符号，体现着江苏这方水土独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基因，展示出江苏文化的源远流长与灿烂多彩。相信捧读《符号江苏》的朋友，无论你是否来过江苏，都会为她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心驰神往。

现在，江苏正致力于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我们期望，通过《符号江苏》这套丛书，让更多的海内外读者朋友认识江苏、了解江苏。同时，我们热忱欢迎世界各地朋友走进江苏，亲身体验这方灵秀水土的无穷魅力，与这里的人们一起分享江苏独特的文化、优美的环境和美好的生活。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目 录

前 言 / ○○四

第一章 苏绣源流

- 第一节 滥觞 / ○一〇
- 第二节 生态 / ○一五
- 第三节 流变 / ○二一
- 第四节 传播 / ○三一

第二章 绣工群体

- 第一节 绣娘身影 / ○四九
- 第二节 闺阁英杰 / ○五六
- 第三节 草根大师 / ○七五
- 第四节 后起之秀 / ○九四

第三章 品类缤纷伴生活

- 第一节 璀璨绣品汇节俗 / 一〇五
- 第二节 人生礼仪用绣多 / 一一〇
- 第三节 祈福求佑宗教绣 / 一二〇
- 第四节 融入戏曲两相彰 / 一二六

第四章 技艺风格

- 第一节 精湛缜密 / 一三七
- 第二节 光顺和谐 / 一五〇
- 第三节 雅俗相宜 / 一五五
- 第四节 “有常”“无定” / 一六二

第五章 美哉苏绣

第一节	丰腴之地产美材	/一六九
第二节	拈针引线显智巧	/一七三
第三节	清雅灵秀吴趣生	/一八〇
第四节	丝情画境富美韵	/一九一
第五节	图式无声诉心灵	/一九九
第六节	融入当代绎华章	/二〇六

后记 /二一三



◎前言

苏绣，投影在江苏水乡河荡上一片轻灵飘逸的云霓，盛开在江苏平原沃土间一丛花团锦簇的奇葩。她不仅是千百年来伴随着江苏地区民众生活的日常用品，还是一种文质兼备的手工工艺，更是凝聚着从世俗百姓到文人雅士风韵情愫的物质载体。

一

苏绣从最初的单线辫股勾勒轮廓，到今天变幻多姿的各种针法，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的漫长过程。数千年的演变与发展，已形成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凝结着地域文化特点。这一个性，可从其历史发展和横向比较中加以认识。

绣品的精细入微。明清时形成独特风格的苏绣，以精细雅洁著称。无论山水景物还是花卉翎毛，都讲究精巧细致，达到成像精美、设色雅致的极高境界，与其他地区绣品的粗犷与浓艳形成鲜明比照。

技艺的不断创新。历经千百年的磨砺和淬炼，苏绣从传统针法到乱针，从单面绣到双面绣，乃至双面异形异色绣，在创新中不断提升，臻于完美。

绣工与画理相结合。苏绣不仅从民间服饰、年画、器物等姐妹艺术中获取灵感，更从专业绘画艺术中汲取营养。历来江南文人对闺阁绣格外钟情，为之提供绣稿，指导创作；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绣娘，通过各种途径浸润于书画艺术，甚至本身就是擅长丹青的高手。画绣相彰，更添绣品运化之妙。在近代，传入中国的西画，在透视、比例、分色等方面对苏绣产生巨大影响，诞生出新绣种。

实用与欣赏相兼容。苏绣制品首先是应用广泛的实用品。与此同时，刺绣图案纹样也凝聚着源自生活又超越生活的美。随着刺绣工艺的专业化，与涌现出的刺绣艺人相对应，苏绣欣赏品吐芳挺秀，连连在国际、国内博览会上获奖。实用品与欣赏品相互涵养，相得益彰，推动着苏绣艺术登上传统手工艺成就巅峰。

二

江苏行政区划形成于清康熙朝，在明正德年间已扬名海内外的苏绣，指的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一带的刺绣。随着技艺的成熟和影响的扩大，苏绣覆盖到更大范围。那么，为何苏绣这株奇葩盛开在江南？这方水土又为苏绣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什么样的滋养呢？

江南，山水清丽，气候温润。律动季节所繁育的花卉果实、虫鱼禽鸟，为苏绣提供着无尽的创作题材。而灵动的水面，氤氲的水汽，以及气象、物候、色相的灵敏变幻，则涵养着江南女子精巧、细腻、温婉、柔美的内在品格，深深影响着苏绣艺术，赋予其婀娜多姿的风骨神韵。

江南文化虽有远古先民信仰和审美的遗传，带有某些神秘印记，但更多是崇尚自然，并融入人文伦理。这一地域文化特征，历世代积淀更



迭,定型为一系列礼仪行为和文化符号,渗透到地域刺绣中,展现着生活中的真善与纯美,发挥着道德教化和艺术熏陶作用。

宋以降,江南快速发展的农业生产带来劳动力的富余,更多女性转而以手工副业为生。而农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使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升,促成人们对生活中美的更高追求。苏绣的兴盛,本质上是维持物质生活的生产劳动向追求精神享受的文化艺术创造的跨越。

明清,江南是商品生产最早发育的地方。受此影响,江南绣娘不再把自己封闭于闺阁绣楼,而是从事一定规模的刺绣商品化生产,自发而有组织地把绣品推向市场。经济利益的激励,引导苏绣成为专业生产,也激发起一种活力,促使苏绣跟随市场需求成功地走向海内外。

绚烂夺目的苏绣作品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绣娘凝聚心智的劳作。在一代又一代创意者群体中,不断涌现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精英。她们不断发明创造,乃至开宗别派、著书立说,成为苏绣领军人物。正因为代有杰出才女在刺绣园地里引领播种耕耘,才培育出苏绣艺苑的姹紫嫣红、满园春色。

三

本书以多元视角和多种方法考察苏绣,共分为五章。

首章纵向梳理苏绣的渊源流变,展示其在历史长河中清晰的变迁轨迹;横向记述苏绣的空间流播,揭示其与各地刺绣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观照她在当今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章讨论绣娘群体。透视她们生活中的喜悦与虔敬,以及对美丽和幸福的憧憬。不仅盛赞名重一时的奇才高手,更高度关注生活于市井和村野的草根大师,关照其在当今的生存和发展。她们彼此相生相发、并驾齐驱,共同为苏绣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第三章通过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展现功能多样、璀璨生色、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缤纷绣品,重拾过去,回味刺绣留给人类的无穷艺术魅力和隽永审美享受。

第四章在兼及传统与当代的基础上,详述苏绣精湛缜密、光顺和谐、

雅俗相宜、“有常”“无定”的技艺风格，整体揭示其自成一派的艺术秉赋。

最后一章将目光深入到美学领域。苏绣是地域文化与江南人审美理念的结晶，饱含着人们的共同理想和愿望，具有超越时空的审美价值。那些争奇斗妍的绣品，折射出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的投影，赋予薄如蝉翼的绣件以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无限隽美。

苏绣的传承是苏绣得以延续的重要手段。该章内容及有关对新生代绣娘群体考察的文字已经抽出，今后将单独作论文发表。

本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及第三章由沈建东和李明合著，专此说明。

第一章 ◎ 苏绣源流



宋·赵昌《蛱蝶图》(局部) 高建伟绣制



第一节 ◎ 溥觞

原始彩绣在人类美饰自我的追求中发轫。
骨针的发明让『以针缀彩线』成为可能；
文身习俗或是刺绣肇始的另一源头；章服制度的确立，
终使『画绩』与『针黹彩缕』同构互渗，
迎来刺绣艺术的确立期。

远古刺绣与原始绘画同源，中华原始艺术萌芽中，早已蕴含着绣艺的胚叶。琳琅满目的出土文物可以证实，远在四五万年前，人类就已懂得缝制衣服，用染成红色的线串缀各种饰物。新石器时代，大量纺轮、刀杼、彩陶以及骨针、布帛痕迹的发现，说明先民已发明纺织和染布，而古人以笔蘸彩汁塗写（𠂇），从专家对篆文“繻”字的考证来看，即已含有“绣”的原始意义。让我们从与刺绣相关联的几个要件谈起。

一、先民制骨针

“针”，亦称“引线”，乃缀衣之工具。初写作“箴”，可见与“竹”有关，后来因为有了金属，原先与“竹”组合的实物形体



便自然换成“金”，写作“鍼”（针）。

针的发明，源于人类对美原始而朦胧的追求。

大约在一万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不再赤身露体，他们在探索美化自我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制作骨针，用其缝制兽皮类衣服。上世纪30年代，首枚骨针于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出土，残长8.2厘米，孔径0.31—0.33厘米，针孔窄小破裂，针尖锐利，通体磨光，保存相当完好。

距今六七千年前西安半坡村妇女缝纫纺织用的骨针和骨梭
当完好。本世纪初，在内蒙古又发现一批距今八千五百年的骨针，多数微微弯曲，少数直针，尾端有着规整的针眼。这是先民最初的文化创造之一！当我们审视、抚摸那一根根粗细不一、长短不等的骨针时，会深切感受到祖先磨制骨针时的颤动心灵，它们蕴含着人类争取生存和自身繁衍的智慧，也是华夏服饰文化史的最早发轫。

骨针的使用，对中国刺绣艺术的发生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对于后世刺绣艺人而言，针如同手中之画笔，飞针走线，描龙绘凤，离不开纤细如毫的金针。如果没有先人创制骨针，后人很难从缝制衣服的针法中获得启示，也不可能孕育出延续至今的刺绣艺术。

二、文身孕彩绣

文身是刺绣艺术肇始的源头之一，由涂画身体的习俗演变而来。

史前，人类祖先最初的审美活动浸染着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体现为先民对红色的特殊情感。初始阶段，猎人将自己猎物的血涂在身上，有意无意地向同伴暗示，他是猎物的获得者。逐渐地，红色就成为一种特殊符号。部落中有人获得猎物，众人便在身上涂抹红色，欢悦地舞蹈，以示庆祝；狩猎者出发前，以红色涂身，举行仪式，祈求成功；以红色画身，还可取悦异性，因为只有具有战斗力的男子才能被女人视为英雄。

—
◎ 文化探源
● 文化寻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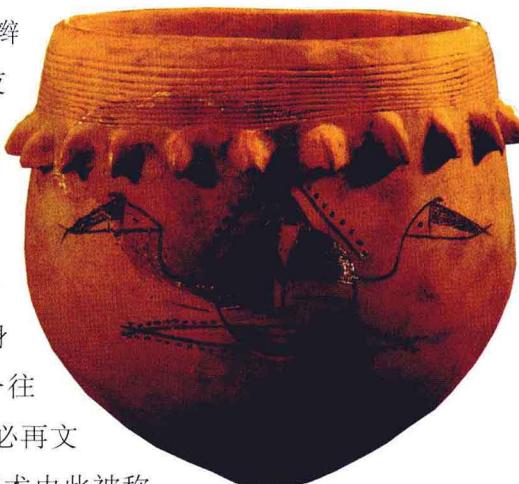
这种将涂画身体作为祈神和装饰自身的行为方式,经漫长发展,演变成可以使神秘色彩和图案得以永久保存的最佳方式——文身。

世界各地原始部落民族大多盛行文身,用来美化自己,吓唬敌人,彰显力量,产生崇拜。中国的许多民族也都有文身习俗。西安半坡类型人面纹彩陶尖底罐,圆形的人面被分成三部分,上部是两边被染黑的额头,可能就是文面习俗的反映。

太湖流域史前为荒蛮之地,土著以渔猎为生,常遭蛇害。因此,吴越先人敬畏蛇神,崇拜龙蛇,遂断发文身,仿蛟龙之状,以避水神。

古人文身,过程十分痛苦。需以针锥刺破皮肉,血随针冒,针随血落,而且每次文身只能及于身体的一部分,刺后二三日,人会全身红肿,卧床不起,直至结痂后方可行动。待到痂落,身体复元,再刺第二部分。因此,相传泰伯死后,仲雍不忍后人承受在身上刻刺图纹之苦,召集众人商议对策,被正在房内低头缝衣的孙女听到,女孩便认真揣摩起来,一不小心针扎破手指,血色沾衣。她受此启发,急中生智,尝试在衣服上一针一线地刺绣文身图纹。为使其更加美

丽,她用五彩染丝,仿照自己辫子的结构,埋头绣制七天七夜方才完工。当小女孩双手捧着绣衣交由祖父展开并将绣衣穿上时,只见其五彩纷呈,比文身图案更光彩夺目。于是,仲雍择一吉日,身穿绣衣,召集众人宣布:从今往后可照此方法制作衣服,不必再文身。替代文身的锦绣针刺艺术由此被称为“女红”。



西安半坡类型人面纹彩陶尖底罐 张朋川提供

值得一提的是,文身过程毕竟充满了亢奋的激情和审美的愉悦。也许正缘于此,文身的施行者和文身工具才会引起人们关注。文身不仅在行为文化层面与刺绣相关联,其工具同样为刺绣艺术产生创造了契机。

O
一
二



帝王服饰专用的十二章纹 诸葛铠提供

三、黼黻施章服

大约在四千多年前，中国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私有制确立，人类服饰制度发生深刻变革，章服制度处于初创期，原始彩绣始被纳入到“礼”的轨道。《尚书·益稷》中就有关于舜命禹做刺绣服饰的记载。

帝(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绩；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可见，早在舜禹时代，先民就以取象比类之法，将天地万物的形态施于服饰，以彰其义，来真实而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某些现实关系。这十二象征性符号统称为“十二章”。除此之外，色彩上也有严格定规。《考工记》中就有《画绩之事》，张道一先生将该节译为：

绘画的职务和工作，是调配五色，用来在服装上描绘纹饰。东方